



▲《尼金斯基》劇照 Kiran West攝  
▲羅慕娜照顧精神分裂的尼金斯基 Kiran West攝



亞歷山大·里亞比科 (Alexandre Riabko) 是舞劇《尼金斯基》原班飾演男主角的其中一組演員，二〇〇三年隨團訪港，曾參演工作坊和擔綱主演全劇。幾個月前，香港舞迷又一次欣賞到里亞比科演繹尼金斯基在多個處境中大篇幅的情緒起伏狀態，成功地凝聚強勁的說服力和感染力，惹人共鳴。

劉玉華

▲里亞比科飾演尼金斯基經驗豐富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 NIJINSKY

Alexandre Riabko

## 19年演繹尼金斯基仍感新鮮

訪「漢芭」首席舞蹈員亞歷山大·里亞比科

劉：您經年累月地演出《尼金斯基》可有與別不同的感受？

里亞比科：真不敢相信，不經不覺間我演這齣舞劇已經踏入第十九個年頭，首演時原來扮演主要角色的多位舞蹈員如今只剩下我和飾演戴亞格烈夫的Ivan Urban仍然繼續合作演出。

《尼金斯基》自公演以來，早已成為我們舞團的代表作之一，標誌着「漢芭」獨有的特質。二〇〇六年約翰（紐邁亞）曾對其作出修訂，調整了某些場面的舞段編排，但整體結構基本上沒有大改變。我們嘗試尋找貼近當下的方式去呈現這個劇目，促使它更能透視劇中人物的觀點，務求令它凝聚愈發強烈的激情。

最有趣的是，日子久了我反而感到每一次演出的時候，我就像在演一部新劇目似的；每演一回都予我不一樣的感受。我不知道為何會有這種感覺，只覺得每次現場總有些新的事物發生，其他舞者跟我的互動可能出現了一些我之前從未曾察覺的情況，他們引領着我的反應。觀眾當然不會注意到上述凡此種種不顯眼的差異，但對我而言，整個演出頓時變得十分刺激(Every performance is new and different which makes it very exciting)。

可以說，這部舞劇在不斷地演變呢！再者，不同舞者擔演男主角表現也不完全相同。

### 人未現身 叫聲響徹

劉：舞劇開始時，您人未出場，卻在後台大發雷霆，吼叫聲響遍整個劇院；扮演妻子羅慕娜的女舞蹈員不知所指地從後台退返台前，尷尬非常地左顧右盼在座的客人，然後才找張空椅子坐下來。尼金斯基這個先聲奪人的登場安排，是要營造特定的處境、情緒？

里亞比科：由於當年尼金斯基的這場演出沒有留下任何影像紀錄，我們根本不能肯定他究竟表演了哪些節目。約翰（紐邁亞）參考了大堆資料後，根據一名出席的記者（我忘了他的名字）筆錄現場情形寫成的書籍作為編舞的靈感，創作了尼金斯基大發脾氣叫喊的開場引子。觀眾若留心觀看的話，會發覺台上賓客中有位拿着筆在不停抄寫的男子，他就是那位記者。

我想，每位表演者臨出場前皆會倍感焦慮，各人都有一套方法幫助自己集中精神，以便作好準備面對觀眾。此刻假若有人進來打擾，精神會變得更加繃緊，自然倍感不悅。

約翰（紐邁亞）正想凸顯這情景中緊張的情緒：台上的鋼琴師不知道該彈奏哪些樂曲伴奏、眾賓客在等候尼金斯基現身，卻不知道他何時出場，他更沒說明表演什麼節目，等了又等還是未見他的身影。羅慕娜拿了豐樂譜進後台欲問個指示，卻被尼金斯基叱喝退回前台。他這樣大聲吼叫，更令所有人被籠罩在無形的緊張情緒中。這個場景為的就是傳遞上述的氣氛。

尼金斯基在他的日記中寫到那天的情形，將之稱為「他跟上帝的婚禮」（his wedding with God），他又說最後為大家

跳的那個舞蹈叫做「戰爭」（I am going to dance the war for you）。

約翰（紐邁亞）的舞蹈編排綜合了很多方面的描述記錄，並考慮到舞台美術設計、服裝、布景……等的因素，加上想像力，創作了尼金斯基開場一段較富娛樂性的獨舞，其姿態糅合了尼金斯基在《狂歡節》（Carnaval一九一〇年首演）飾Harlequin的動律特點。

劇終前的獨舞同樣非常獨特，尼金斯基把多幅布幕纏繞身上，倒在地上翻滾。據說，那名記者也記述了這個情景。約翰（紐邁亞）設計的這段壓軸舞蹈，主要體現了尼金斯基的掙扎、傷痛，以及他長期以來對戰禍揮之不去的恐懼。跳最後這段獨舞時，我邊演情緒變化邊顯得愈發強烈密集，真箇感到了整個世界都壓在我身上！

### 男男共舞 難度最高

劉：上半場戴亞格烈夫跟尼金斯基的一段雙人舞，演出時難度很高吧？

里亞比科：約翰（紐邁亞）選用了蕭斯達高維契的中提琴與鋼琴奏鳴曲作為這段雙人舞的配樂。最初排練時我們把這段雙人舞稱之為「舞中舞」（the ballet within the ballet），指的是尼金斯基編排的《遊戲》（Jeux一九一三年巴黎首演）被套用到這個場景裏。大家先看到尼金斯基獨自在室內聚精會神地嘗試創造嶄新的動作語彙之際，察覺戴亞格烈夫正在一旁窺視着他。

這段舞展現了他倆親密關係的開始，其間參入由另外幾位舞者演出《遊戲》的部分舞姿造型片段。起初，戴亞格烈夫的動律姿態表現出鼓勵支持尼金斯基創作，他倆相互吸引著對方，漸漸地兩人互動的力量變得較強烈，流露出爭持抗衡的力量，似乎在各持己見……。觀眾從配樂旋律的變化也能聽得出他們的情感起伏變化。結束時，二人親密的關係顯而易見。

兩位男舞蹈員拍檔演雙人舞確是一項挑戰，首先是舞伴體重的因素，其次是雙方配合時的感覺。與男伴共舞的感覺跟和女伴起舞完全不一樣，我與Ivan Urban雖長期合作無間，但每一次演這劇前必定做足大量準備功夫，經常商量如何能加強默契。兩位男士一起表演雙人舞如不留神的話，會很危險，甚至受傷。

約翰（紐邁亞）編創的眾多劇目，有不少雙人舞是男跟男，或是女跟女搭檔。他甚至安排女舞蹈員給男舞者伴舞，譬如說，尼金斯基第二幕其中便有羅慕娜為尼金斯基伴舞。身為「漢芭」舞者，我們早習以為常。

### 真假交纏 最愛是誰

劉：稍後，尼金斯基在甲板上邂逅羅慕娜，他們共舞時，《牧神的午後》（Afternoon of a Faun一九一二年巴黎首演）裏的牧神竟然同時現身，穿插在他倆之間一起舞動。這段三人舞予人如夢似幻的印象



▲尼金斯基(左)與戴亞格烈夫雙人舞 Kiran West攝



▲戰禍令尼金斯基惶恐不安 Kiran West攝

，既交代了兩人相識的情節，又形象化地凸顯羅慕娜迷戀尼金斯基的心態。舞台上和現實中的尼金斯基交織成一體，孰真孰假？羅慕娜愛上的是尼金斯基本人，還是他所扮演的人物？

里亞比科：這段舞的構思編排同樣非常特別。我雖身為表演者，但演到最後，連自己也感到有點疑惑，不能肯定究竟他倆現實中是否真的曾在甲板上相遇？這個場景呈現的是否只是尼金斯基或羅慕娜腦海中各自想像跟對方翩翩起舞？牧神的現身代表了尼金斯基廣為觀眾熟知的舞台形象，羅慕娜只不過是愛上了朝思暮想的牧神，幻想與他相遇相戀？

我讀尼金斯基的日記和傳記，知道兩人曾一同乘船前赴美國巡演。途中只有一個星期的光景（按：有說是廿一天），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他竟然向羅慕娜提親，我感到很訝異。他顯然墮入愛河，正值戴亞格烈夫沒有隨行，二人隨即「閃婚」。據悉，尼金

斯基只會說俄語和一點點法語，但羅慕娜（她是匈牙利人）不懂俄語，估計他們只能用法語溝通，雙方不用母語交談，短時間內了解對方的程度實在有限。

劉：這種夢幻般的曖昧意象安排，細膩地抒述了人物的思緒感情，且別具戲劇性張力。

劉：第二幕開場不久，尼金斯基的哥哥因精神病發全身抖動，瘋狂地翻滾，尼金斯基嘗試撫慰哥哥卻遭到猛力反擊。哥哥的一舉一動牽引着尼金斯基全身的神經，您表演時心情如何？

里亞比科：我企圖透過體態動律同步宣泄哥哥飽受病魔折磨的痛苦，眼見親兄弟精神和肉體遭受苦不堪言的疼痛，血濃於水，我感同身受。苦不堪言之餘，我同時覺得十分惶恐，因我知道某個時候來臨，這種切膚扎心的痛楚將變成我的磨難。看着哥哥拚命地扭曲軀體掙扎，我極力壓抑自己不要放棄，懼怕變成跟他一樣患上癲狂病。我感到哀傷、受驚、愛莫能助……實在難以用言語說清楚箇中混雜的多種情緒。擔憂會發瘋是尼金斯基生命裏一道很大的情感傷疤。



▲「漢芭」首本名劇《尼金斯基》 Kiran West攝

▲世界變得瘋狂，尼金斯基倍感困  
Kiran West攝

## 紐邁亞舞劇《尼金斯基》

劉玉華

漢堡芭蕾舞團（簡稱「漢芭」）藝術總監兼編舞家約翰·紐邁亞（John Neumeier）自少年時代已經對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 1889-1950）的表演及創作的舞蹈產生濃厚興趣。數十年來，紐邁亞持續地深入研究相關的歷史資料，且廣泛搜集尼金斯基的照片、畫作、藝術品……，是位公認的尼金斯基收藏家。

二〇〇〇年紐邁亞編排了兩幕舞劇《尼金斯基》，首演後好評如潮。編舞家摒棄傳記體的敘事結構，改以從心理分析的角度，透視尼金斯基不平凡際遇遭受的內在、外在情感創傷，呈現其飽受分裂性格導致難以自拔的壓抑困惑。紐邁亞版本的《尼金斯基》以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下午尼金斯基在瑞士 Suvretta House

Hotel內舉行最後一次公開表演拉開帷幕，採用倒敘與回憶交織的片段式場景，展現這位一代舞神多重層次的生命歷程。現實中，當時年僅二十九歲的尼金斯基表演完結後，因患上嚴重的精神分裂症，從此被送進療養院度過餘生三十年，直至辭世。

今年正是尼金斯基結束飛躍舞台生涯的第一百個年頭。

據資料顯示，「漢芭」的《尼金斯基》自首演至二〇一八年六月，累計已上演一百四十場，當中包括歷年來在德國境內及世界各地巡演的場次。最近，此劇的現場演出更被攝製成鐳射影碟，公開發售。

二〇〇三年「漢芭」應邀到港公演《尼金斯基》全劇，紐邁亞又在文化中心大劇院內主持工作坊，邊親自講述此劇表現手法的特點，邊安排眾舞蹈員即時演出多個場景選段。

「漢芭」二〇一九年三月中第四度訪港巡演，推出《約翰·紐邁亞的世界》匯演專場，節目包括了《尼金斯基》第二幕的選場。紐邁亞再次現身舞台上給觀眾介紹這齣「漢芭」的首本劇目，並重申他對尼金斯基傳奇性的一生與劃時代的創作理念深感嘆服，指出尼金斯基不僅開拓了二十世紀芭蕾舞發展的新方向，更為日後現代舞的創新表現手法展示了無限的可能性。

►尼金斯基（站立者）、牧神和羅慕娜（躺在地上）三人舞 Kiran West攝